跨鼇集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跨鼇集卷二十六

宋　李新　撰

潼川府修城記

潼川城圮久不治守土吏未嘗過而問焉元豐中吳幾復苟完之又四十年矣風雨剝蝕土漫浮不收斷裂隳毀雉堞背立其存者數板若長蛇蜿蜒折脊異首尾封豕獨僵其死無骨甲胃破碎離坎不復合人超踰

不知有限禁負販小盜出入猶阡陌廉訪使者林公按
視之喟然歎曰是可以保民乎樓櫓無樽櫨在者歲以
虛籍報上使者曰是嘗以此欺朝廷乎且皇華遣使臣
之意以忠信為本天閽九重蜀道萬里任視聽之寄攻
將明之旨一守大礶不敢通囊封一言傳疑其肯就造
膝馬與尾而五闕一猶懼譴死況虛籍乎他日狀其事
疏于上前上美其奏特降宸諭詔帥臣徽猷閣學士瀘
南安撫使龐公選官括其役龐公啓畫便宜詮吏度費

條具以聞上命轉運使盧公提點刑獄蒲公都大提舉
修築命廉訪使者林公王公檢察之俾漕司資財用有
司無得吝其出聖訓旦下盧公趣至潼川與蒲公計議
協比無間得之於心決策如神庀徒三千人度財百萬
章發某庾之紅粟給某帑之腐貫分職就列者四十餘
員城縱廣二千六百九十丈高二十五尺役四十六萬
工程其工爲十蒲公呼十邑長戒之曰順天之道而天
道左旋分地之利而地形有差始於甲終于癸請爲子

典籌焉於是射洪令古洵直得甲安泰尉蒲中立得乙郪縣令郭信老得丙東關令李顒得丁鹽亭令李瑑得戊中江令周嵩得己飛烏令孫垣得庚通泉令卞洪得辛銅山丞鄧會得壬涪城令張宗愈得癸百堵皆興而李顒最先成建城樓八古洵直為東張宗愈為南周嵩為西郭信老為北輪奐宏麗而周嵩最先成創團敵四卞洪為西南隅張宗愈為東南隅郭信老為西北隅古洵直為東北隅而郭信老最先成為敵樓一百六十有八

女頭一千七百七十有一䟽荷渠礮城顏皆以砥表裏
護城趾皆有臺蔽險有墻登降有蛾眉道浚池有泉覆
堤有楊卞洪郭信老古洵直又新東南北三梁焉以駐
泊郭讜同謀環總役事聽三四公之節制以令諸邑之
長林公王公朝省暮察周游四顧凡負運畚築之勤土
木瓦石之用高卑厚薄長短曲直委曲縷縷細入無間
靡有不經意者誨人以規矩士夫爭勸匠石無所遺其
巧考元豐法式無一芒之誤制作之妙幾為天下第一

盧公嘗曰其坐見城於前食見城於羮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無適而非城也若等勉赴事功寒燠良苦說以使人故人樂為之用數公乘城未始空晷刻役起於十月壬寅休役於二月丙午樓觀飛鶱干靡雲霄蓬萊方壺突起平陸是役也天氣清淨日景晏溫士不告勞民不加擾數公忠於國事智有餘矣以有餘之智而行體國之忠此城之所以易成也傳曰惟聖人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内寧必有外憂今四夷來王拓地無際三代

之所不能臣妾者胥州縣之矣是豈有外憂乎然於豫
必思患於萃必除器亦欲其內外無患爾潼川弁晃三
蜀方率十八州山川形勝衣冠人物貢賦織組民庶繁
夥望成都不肯低一綫氣城郭雄峙乃令過之比進府
號擇重臣臨鎮板築就緒耳目咸新天子所以寵光潼
上之民恩至渥矣諸公成城之績不可揜也已後人宜
寛大之令布中和愷悌之政以其餘時時加葺焉毋穴
我垣墉毀傷其材木則城於春為熙臺也於夏為風觀

也秋登高足以賦也冬講武足以臨閱也遊於斯燕於斯使潼上之民奠枕以安倚肆而逸外戶可以不閉商旅藏於市桴鼓勿驚而雞犬杵臼之聲相聞安業樂生不知帝力之加於我歌歈舜琴之阜偃仰化日之舒茲仁壽之域也耶正古華胥氏之國也若欲安求哉年月日記

成都後溪記

大皁之水由羌域中來裂地擘山下合岷水東分為沱

西北注成都離為内外二江其一自小橋入都市有篤淵建昌安樂𨖍化等八橋跨水上高駢廣羅城徙内江繞浮笮南之萬里橋回内江自洛陽門至大東郭俱匯於合水尾其後溝洫湮塞圍亡灌溉人多疪癘天災流行萬井皆涸不舒不洩物無精華太師魯公曩鎮全蜀使治水者循大皁之源得會仁濯錦二鄉使餘之水自曹翁堰導小渠承以木樽環武庫至西樓獨府第有水而城中無水太師魯公曰城皆吾家民皆吾子一草一

木皆國中之利而清流不及何示不廣復鑿水溪於閱武堂後入諸部使者之寺與凡帑藏所在園無衡官支分派決均受濕泉之賜追前日枯槔抱甕之苦月隨清泚無濁涇數斗之泥風回漪漣過靈河九里之潤公相既歸從帝舜游巖廊垂三十餘年矣後人簡䧺溪亦不治今龍學王公下車布政諮諏父老不作新奇盡循太師魯公之治數月而政成濬開後溪故道水行如昔邦人驚喜再還舊觀且楚爲掩為司馬鳩藪澤數疆潦視

堰潴町防原以授子木君子猶以為禮是溪之成忌者惡修怠者不修乃指為燕遊張本夫不知光澤一方備預後世前人自有妙意某江山褫魄老不能書事槩論始終以待久遠考究云年月日記

三瑞堂記

崇寧大觀之政垂休薄海真人統天橐籥二氣珠璧三辰十日五日一風一雨神魚龍馬鼓舞呈露嗙我河伯乾寧同蹄每見漣漪此千載之期非可坐而俟者也慶

雲翔鶴上下天宇嘉禾異花陸離地軸此一德之報非人力所能致玉關磧石已廓提封牂牁夜郎率歸輿地此何以詔之彼何自而然天道人事唱予和汝自昔仁政之所不及困窮無告疾病勿問骼腐不收今皆撫息保養澤滿九泉自昔邦誣作朋柰我法度今國是已定罔敢作慝刑罰中而囹圄空庠序興而俊造得九鼎著方物之象八寶隆受命之符由儀萬物保合太和多士秉文輯睦無間制作大成以導人聲之和而天地之和

應之一塵不揚六合弭淨萬里之遠慈父孝子合為一家若吹塤篪窮諸典冊羲軒而來莫盛于此故晉雖僻陋往歲生瑞竹今夏生靈芝岐麥載秀士以為郡政之格而太守任公以為盛德之事歸美君相圖其狀以上禮部作詩以載賡且朝廷惠利求所以加民者無所不至推而廣之在守令耳公愷悌出于性天吏治本于家法凡守詔寬恤若書生窮經盡其意而後已使普人寔被惠利宮祠廟社一日必葺山川鬼神罔不拜賜地不

愛寳三瑞薦臻緑竹以歌武公來艓以貽后稷芝草以壽商丘之老公所得多矣珠旋虎往鳳集蝗飛時去時來正若鳧雁彼安足道哉普地最瘠其人服田士最貧而向學者衆後日之瑞將發諸人以光昭太平豈直竹麥芝草而已哉

遺愛堂記

崇寧初予濟九節入遂寧境川原膴膴行者謝畦饁耕者相待如賔童稚見人輙拱立有禮法砥路雲梁蓄古

氣象市區官寺有偉觀苫廬小家亦嘈嘈闐頌聲胥史皁隷步武合繩律不輙張虛恃抱程案辦治朱墨洒洒可理筦庫謹嚴無一絲一綫錯紛揭樓鼓白早晚令尊若神既衙退庭下虛肅猶烏臺冰廳此所謂樂土真右蜀道家三山是時横海王著仲晦為令予問其由曰僕安能致之此前賢中散李公之政垂四十年而風俗不變規矩歷落如李公在時後七年予以節度賔屬數至縣縣令蹇昂元直合陽人其治率髣李一字一事不敢

異自言後人强項不肯師古李公立政大有遠意前無能聲後無來者吁嗟乎為治如李公足矣往昔士豪幾溺儒冠公首興學校士接武登科今天子以八行厲天下九州萬邑堪賔貢才二三人而邑子劉震行義第一大司成以名聞上趣命以官劉君達固晩升堂游夏覩聞道於公者也獄市不擾覽公遺記想見當時清淨詔民條約皆耐久近厚用周孔道德仁義以緣立訓使民不犯司空城旦書田婦野老能口公聽斷以讙遺子孫

指某木公時所植某社公時所與相與保守不廢古循
吏有如是者乎公不充有為未老而死一抔之土民力
脆弱且又去朝廷遠未能上其事曰歴以授太史奈何
然高門已有具車阿閣已生鴛鶵大觀四年公之第五
子出鎮是邦為政大抵用家法恢踈無心靖重有體留
中吞幾雲夢未嘗見喜慍天將以福寰宇豈特為武信
千里賜遂寧一邑父子兄弟舊所遊歴月屏水寺清題
妙語寖今臨而集之繪二公像於堂記所憩茇處使後

人指碑以墮淚自蹇君澤而明之年月日記

潼川二顧相公祠重畫記

更大觀歲號某攝梓司冦綰組二日伏謁二顧祠周覽四阿循墻而趨粉堊圖繪皆作伶官弄臣像予歎曰玆野人叢社中物前史稱顧公有儒者風風馬雲車其鬱鬱居此乎夕夢二吏召某造府府潭而幽兵衛祇肅堂上有東西嚮而坐者予問吏吏曰此二丞相也謁入主人降階以逆某上西階先右足歷階及席坐云則坐其

西嚮者曰旦辱經臨君亦與我合禮樂以俟君子試與儒生曾璠議之後數日璠來以所夢質之相對忪忪若作寱語璠抵掌曰神哉靈哉璠病此久矣願因以倡相與考唐冠服制度參以天聖令文凡節度使相所得衙官從吏巾韝橐鞬冕弁袴褶及功臣鹵部鼓吹行軍鐙鐃鐘鳴棡鼓葦車誕馬分別隊伍啓殿森次命工師以筆墨從事十日一士五日一馬丹砂曾青熠燿于廡行者俯者植立者若貫魚字雁無敢亂行者如雲屯月陣

俛聽師律者如三令五申無一敢譁者嗚呼二公以忠義死自政和甲午逆數至唐大順凡二百二十年而後得廟號邦伯王公吉甫一新宫宇宫宇成而畫畫成而祠事大備矣風流有餘典刑具在二公以享將遊歌而安樂之也願請疥瘍賔以斷佮官弄臣像可乎嘗省郡牒叩之父老具言祠地正昔鏡堂公嘗表楊景安為監軍以高袒蔡然明張希範為賔友李孟宣胡守章唐友通為爪牙雍容嘯呼置酒高會雅歌投壺想見一時勝

快鏡堂春歸擷翠帳花浯上女子弄絲吹竹顧影婆娑其樂無涯鏡堂秋歸涼颸洒衣清露濡席登高以賦感俟而悲四座歔欷涕泗注頤送暑迎寒一樂一悲或借箸而籌詩或舉觴而畫酒酣氣振陵視四境今高臺已為池深池已為丘歌舞窈窕之區化為城市永巷連廛民以為廄庫千秋百歲後大宰多若此骨為土矣為塵而揚矣二公獨以英風梗槩血食此土梓人事二公如生歲時食飲不敢先其祖禰而先公公非有實惠加梓人

而忠義所在非特梓人能伶而尊事之也曾璠索記予并書之年月日記

晉州鐵山福濟廟記

大觀二年八月詔書祀典之神命在處長吏營貴祠貌洛陽任公適守此土數登西山欵隋姚鎮戎之祠顧祠陋甚右杙左乂玉貌風埃蒼胡古僊兵衞跛倚祀事不虔召貟我神君任公迺遵詔書卜于神卜吉三年春徹而新之麾工徒悅殿構方梯而上烈風怒號人披靡不得

進衙官杜之奇酌酒酹地曰神之攸棲跼蹐寒窶若安靈重遷郡朝何苦與聞必許從革則收還豐隆使庀徒任事惟神擇所宜語既風止逾月殿成會某從趙使者城純茲來歸任公竟以西山之役屬某與安岳令馬觀是役未嘗費於公上不斂於民為寢為廡為樓觀為齋堂為更衣室為廚為祠吏之屋凡八十楹此固末邊事小家編戶豈無茅茨庇風雨鎮戎君曩殄蠻獠力鐵山之戰有功于民土人德之春秋享祀不忒祠貌之新理

當然爾但隋史逸其事他傳不復見而姚氏居晉者皆自謂神君後也晉地千里岨崦走伏犖無良疇大田若箕三日不雨地裂龜坼無長江大河以滌洗煩癘惡氣中人死者十三國之生靈託神爲天朝夕之所以祈報者宜無不至非若官守者漫几視歲而已亡可柰何即護荒政幸安隱以去若是則土人之望於神者常重而官守之望於神者常輕也任公能傾家藏倡先土人字字行天子詔書以祠貌爲意比其成也人與神咸喜某

因人神之喜作迎神送神二曲以遺祠吏俾歌以祀云

夜郎北兮雲蒼蒼辛夷落兮木葉黃兵似路兮凱歌闋渡瀘歸兮馬汗血宅靈安所兮嶺之西鼓角隱地兮烏夜啼倏而來兮鼓舞迎將炎芬蘭蓋兮泠泠桂漿羅拜兮堂皇神之樂兮未央

右迎神曲

伐鼓兮鼞鼞風雨時兮歲豐封羊宜羔兮旨酒清潔相與荅神兮繼日以月肉掩豆兮中禮醆斝酢兮告終神

之福汝兮百室攸同神歡以留兮麾翳而蒙靈旂雲馬兮或時返乎離宫

右送神曲

泗洲堂記

千百億身靈光端能普照二十五門行業獨獲圓通僧伽大師來自西方示現不一萬回饒舌喚作觀音大士李老師知這大士以慈悲願力遍滿虚空周流恒沙國土救度一切苦惱我昔在靈山會中聽佛說法受佛頂

記歴刧脩行一念差別墮入生滅滅生乃至于今大士
曩坐法席首愍我是會下人疾病墮溺拂以楊枝灑以
香泉從死籍中幾奪其名今復往震旦老師未嘗有一
香一花恭禮大士但不作魔見不顛倒妄想不綺語兩
舌於貪嗔癡擬諸衆生事事減半行住坐卧知有大士
靜慮不起普慈何知方寸一移觀音在目若道昏花幻
見夢覺不分彼無求而來我無求而見則人非人等當
共證知平時護念如人飲水冷煖自覺而況世人尊之

如嚴父者愛之如慈母者事之如君師者佈種收成薑
不變芊吾鄉仙山其南有古聚落名始建有大檀越姓
陳氏父兄子弟奉佛愈於奉父母君師者自廣政到今
二百餘年由周至謙凡七世興築松峯院於賴耦鎮得
提刑張逸御為之記謙等又建泗洲堂繪大士像堂就
而柱生芝芝豈人力能致之哉開祥呈異以著陳氏篤
向佛事之勤意大士安肯揑怪山神亦何所知不像不
堂則芝無自而出芝之出有因則陳氏之果行且熟矣我

今為予結緣捨財與成文皆得成佛道謹皈依而詞之曰供天花於雲空結寶繪之層重孰若自然玉芝之秀重乎金鼎之出聖像之儼瞻乎古佛之容天地人如粟云何獲圓通共作廻山山下夢莫知身在玉華宮

徐子玉畫像記

循三終星須富貴何時抱九九回腸開口而笑者幾日一生强項兹膝不屈坐是窮困自謂無雙何物徐君亦復爾爾客宦播遠相見以晚為恨歸來逾年而鄉枝之議

委巷之謡類稱子玉之賢同一氣此予所不逮且具言子玉持軍嚴部曲不敢仰視足一跌便膽落予意者暴武少文及見之雍容雅洽如國子生如修敬子弟其言子玉熟格令口刑書如建瓴予意者堅忍不通及見之踈敏和厚可人也其仁義知勇莊子目為有道之士梁上俊遊陳寔目為君子莫夜不速士文目為異客自子玉來彼有道之士高蹈幽隱君子異客回車而他聘故厚藏之家闢外户以寢日者火延民廪不可嚮邇前導

呼徐君來撲滅如浸祝融回祿豈引車而避之申令之
明使人赴水火如是郡古亡城有城自子玉始具所以
左右保我民者非一蓋山谷氣象丹碧飛鶩滃而晶之
付霹靂手令子玉受代以去文學士相與詔工徒聖佛
宮垣圖子玉像約為後日甘棠來請居士記之居士戲
謂曰諸郎如南山白額平時噬人口中雖黄不可調一
反勤誼如此徐子槩可知矣作一段贖典某幸不賈謹
以十數語侑釀子玉姓徐諱璹廣陵人方圖試改未可

量也居士贊之曰兵家者流悍鷙寡能子玉雅詳山之豹文法家者流堅持少通子玉卷舒天之雲容曷為圖形冠亡聲淪雉堞裒延用保我民愛之思之惟士為深寧喪千金無失士心

更生閣記

政和丁酉正月辛亥靜塗諸羌叛火折博市殺居民千掠婦數百屠汶山聚落殆盡羌嫗競掠財貨輦負而歸適民有春釀賊縱飲至漏澤園昭惠祠朋醉莫能興時

郡闕守司戶曹杜掌攝事乳臭不知兵民號求救爭趨城閩掌急闔扉嬰城以守城中尚有戍兵百土丁三十人皆扣頭願襲戰掌不許趣收城鑰土丁健者十輩至夜請縋城而下掌曰城禁嚴重賊已醉殺之不武士皆切齒儻縱之往如劉管茅耳兒曹不識機會以吾民餌敵曾不之恤也癸丑復引生羌來攻城矢石如雨人負板以行決絕新谷三谿水道贍軍池涸人無樵蘇撤屋以爨援兵至賊始解去朝廷命成都帥周壽節制軍事

鈐轄張永鐸統制軍馬廉訪使者丁鄕監其軍三月庚子至相公嶺羌賊六百迎戰士氣銳甚左右馬軍翼卷夷賊居中東兵千蜀兵三千餘欲接戰永鐸一麾兵賊無遺類矣乃下令仆旗鼓問賊何來答云來取爾曹首級日旲賊稍依山長嘯而去王師入城永鐸闇愲無謀四月己未旺烈空碉囨率其族六十七人降監軍丁鄕以為詐因命囚之取旨不報是時數其罪而戮之則諸羌膽落不即受而降之遂可班師優柔不斷醞釀邊患

以遺後人五月癸丑西將丘永壽及張永鐸議宵攻靜
州堡而夷賊先刻知漏下二鼓師行扣賊壘賊鳴角相
應王師皆陷凡偏裨將十一人不戰而死無一騎一卒
逃者時丘永壽為大將當行日晏矣永壽猶臥營中不
知師敗比聞報乃行至故州基導以胡部樂謂之奏凱
而還士皆竊笑永鐸居帳中股慄不能言大槩靜塗羌
種類不滿二百其勝兵者才七八十人耳掩捕殄滅一
廵尉之職而帥司張皷其事至煩樞府發虎符兵他路

銓將飛輓饋運一方震騷凡費國用四百萬緡兩蜀由
是困矣上遣中官何伯通究其役條具五事以聞燾左
遷張永鐸丘永壽丁弼竄嶺表復命孫羲叟節制綿茂
軍种友直將中軍以施黔義軍為先鋒首破赤土山深
入板舍源部族凡射傷賊賊視其瘡沸謂箭有神如耿
恭時夷人奔遁搜山抉谷至濕山背去茂無兩舍靜塗
諸羌吻草牽牛抱茂州將賈宗範足投哀丐命願平夷
硐囷遠徙幽陰以田授宋世世不敢犯邊會孫羲叟傳

令抽大軍回是時軍若達茂則諸羌束手就死矣賈宗
範即受旺烈等降反慰安之奏諸朝賜守領官月給茶
綵緜茂分屯後静塗羌益驕時時跳梁謂法非我制數
出為寇予昔以書記從戎目擊其事數進議不合每從
傍觀同列咋舌以杖扣地曰何乖繆若此一切誕謾公
肆欺天是當有陰責且外夷盛衰各有時然一日縱敵
數世之患是役也三月丁未強噂十二族投降次水西
三日不肯濟庚戌聲言願得二郎中來盟乃可濟永鐸

屬成都儀曹趙滂副其入不測之地乘桴至中流浪激桴桴覆同行八人而七人溺死獨某脫蛟涎免葬魚腹中是所謂更生者此也四月己卯永鐸又迫某與犍為丞陳盃臣環視兵夫病給藥劑翌日癘毒作某盃臣皆仆牀死數日不知人是所謂再更生者也其溺也屈原居汨羅其病也童子在膏肓豈念見今天日已矣誰堪追咎者宣和癸卯八月誤恩貳郡恍惚疑若經行夢中不知是覺予之更生止是而已乎嗟嗟茂纔三里之城

如方砥如綦楸士民劾蹊半廬野外羌人動輙十五為羣日夜舞持弓刀躪我市肆奪我餱糧剽傷其孳畜前守王彦卿病之慨然召將佐父老告之曰城無以保汝汝不可無城為汝保也旦起具畚築百堵興矣大帥龎徽猷惡其專彦卿飲恨以罷役後二年有靜塗之禍且析柳樊圃何足禦狂丸泥封關未能拒敵然為之猶賢乎已蟻為垤蜂為户兎三其穴狗兩其竇麀環角以戒害猿為域以全生巢高室深塒雞檻畜各欲知所畏避

若等不幸生長荒服安於下賤且無城以保聚故凞寧政和再罹西羌兵火嗟嗟燐光夜晶遊魂亡招往者已遠來者未知仁人有言其利必溥閣在楊靈祠下非燕樂地也因以書事待野史之詢採某年月日記

跨鼇集卷十七

宋 李新 撰

記下

引素軒記

寶臺寺瀕江茂師即佛舍為軒吾友民極名之曰引素因諷沈郎長烟引輕素之句導茂師丐予文以記焉予客洪川一再旬軒前之景目力百窮乃令得之民極時一來不逮殫觀且為休文所誤矣將以夸景耶而未盡

也日出而臨朝氛四開波光萬頃篁櫓未揺斷絕縴已
有解意舟中之憂耿然猶在午漏乍交墙隂初轉荒蕪
嘉壄隱隱落眉睫間浪華激而頑鱷舞蛟風起而孤鳥
沒鷩灘鳴磧自有嘉致至若殘照半竿向晦而夕漁火
百星方易曲移灣以濟之人俛首掉臂而不顧重峰青
嶂咫尺遺恨耳兹軒前之景而亦未盡也茂師曰此一
日之得獨不見夫四時者耶予謂茂師曰食肉不必馬
肝而知味飲堇不必焦斷而知苦四時之景可以逆推

試為予槩言之春風鼓衣江山一新氣象爭出草根木芽灑然猶得意少年登軒者豈不知把酒而迎歡夏日如赭大雨暴作洶為狂流驚濤迅瀾逆走而橫擊龍鬣差收障隄漸復南山之雲稍稍卷去試取琴而歌則泗濱汾陽之美亦畧具矣若夫遠碧涵江暮景蕭條葉黃而隕霜冱而堅悲哉秋冬之氣仰視俯瞰嗟凍冽而哀寒鱗徙倚回瞬不有感慨即土木偶然則果有是哉茂師曰有是哉而亦未有盡也且滕子之舌不足以言景

欽民極之思不足以命名是必有詩人之詞明意所未到如是則盡矣無以進矣

即心堂記

以何名心心無所住若欲即之了不可得包含太虛周遍沙界一沙之中有無量國土乃至須彌高山億萬由旬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一心攝授無有增損若欲即之心居何所譬如明鏡應物現形形從何來鏡外無象中亦不虛實豈能應物不即鏡形無從生是鏡自生形未

即之間形復安在物離形亡寂然不動我欲以身爲鏡以應爲心以物爲即去道逾近不假外求諸佛即我我即諸佛六通妙用三十二相舌至梵天光照阿鼻非非想天人非人等皆可爲說法一念若起火齊爲城黄金爲地身居兜率寶蓋珠網幡幢花香百寳異音導前擁後受種種快樂汝不即心去佛轉遠滌大師若於此返照内觀便成佛道輙莫生疑寂子佛法不變黄梅熟矣何日出山年月日記

臥雲亭記

南山之陰多俞姓有公辯者處而不出玄君蹈高築臥雲亭老于其上四時有花夕有月旦暮有盃酒嶺上有白雲欝花起舞弄影月明中醉則登亭倒者椄䍦仆牀以寢日出而方寤盱而醒醒而飲飲而復醉日以為常雲駸駸入戶牖掛屋壁覆琴几杖屨散漫圖書筆硯間處士每以此自怡不費一箇錢而富於雲若此故其接肘腋作莞簟者皆雲也予始疑之且處士之於雲覽之

不得蓄之不可招而友之亦不可奚以命亭哉油然在天翼翼然在岫去而不返飄風暴雨消磨破裂去而不知歸者蓋以無數奚得而臥之也處士貿之曰市有狡獪世有黨與朝秉華軒暮役泥塗吾不與之比肩龍斷揣摩斤鈞掉弄豆龠以窮逐錐刀又不與之分部譁謠佩劒相笑陰扇鬼構以擠報仇怨吾無得喪憂患而長有此雲可也況以命亭哉夫雲無心處士亦無心舉天下之士皆有心者也終日見雲知其為無用而不知其

為無用之用有如此者耶今而後予將曷疑歌以遺之
曰幽人居真兮山之陰顧言孔招兮山雲深閴庭除兮
馴禽垂湘箔兮幽沉沉既覺兮復夢酌樽酒兮鳴琴彼
美幽人兮隔雲無處尋

市隱堂記

腒脯簞壺斗粟方布無必與者藏不為嗇荆玉隋珠路
車乘馬無必取者予不為惠散髮傭書於風塵俗士間
者無害為隱避世金馬著書漆園吏可隱朝可隱故曰

無害於為隱凡坐市區踐市令與其魁老遊掉臂雜唱
編行人以為伍紛紛混囂放而知歸則道實在我所以
指山林之癯瘠若囚江湖之憔悴若病釣徒散人若游
手嵩少為捷徑衡門盤谷為怨歌之地使人徵之不來
就之不得見乃至招以詩遺以文貲帛旌田於冥鴻雲
嶺之下而隱者益自傲倨白衣秉金根舉足加帝腹睨
冠冕猶桎梏顧朝廷如樊籠作為接䍦犢鼻草葛襜褕
而人不敢衣曰玆隱者服椎髻蒙垢態經虎踞而人不

敢效曰茲隱者容嘯鸞鳳而侶麋鹿擅松菊而癖泉石而人不敢議曰茲隱者居瓢丞瓦缶以示質綠葵紫蓼以示泊素琴白鶴以示野而後不之繼高風中絕嗣子莫傳務為孤峭以取笑於釋家佛士而長往之轍丘壠茂草豹文霧障叀寥其音聲號山鬼而泣狐狸於是所謂隱者亦不能世其家矣咄咄隱者人生朝露耳曷為遠引曷自苦而然族友子俊之宅近市踊貴屨賤未嘗不知爭錐刀者正在戶限外大不妨子俊作樂堂有圖

書有棊可彈五木盧雉且有旨酒以娛賔客賔客罷休主人闔關鍵便謂一丘一壑同羲皇上人此市不廢隱者也予生窮岫閑伏有年畏遠聲迹一行作吏屑屑不憚煩重為故人羞然渴思漿熱思濯編阜之馬不敢舞牛背之鐸不改音要賦歸與請俟明日年月日記

長江三聖禪寺記

唐景福中有異僧洪諲由福建來結廬此山驅蟲蛇刈榛莽稍稍增佛觀土人久而敬之龔重慶捐田以基寺

又益田以贍僧為耐久傳遠事自寺為新興時唐已衰
弱凡三蜀有邦家君各萌僭偽盜賊蠭起四郊屯嘯洪
謹一囊不得着身今覽官府想見草間乞命會畊發三
鐵佛於閟藏中鼓鑄精妙當時謹師定未有見處若到
居士面前將烈火渡過不問覔一粒舍利提起鈐鎚看
他三身鐵漢作甚伎倆相與存護乃至于今時時放出
種種光明白毫屬天彩暈繚體燈炬圓鏡離合上下散
巖谷閒揑出怪奇疑信父老繼無良德寺壞不振得今

可辨傾倒智力化導經營凡二十年其嗣了居克相役事堂殿輪奐樓觀飛驚二師之誠鬼亦奔動浮木於溝拔石於地富人達士乃肯像土圖垣作梵天相好辨欲與諸人布種來世藝豐熟之祉寺既成矣某自錦官趨寧川枉道訪辨辨求予記且名山大川凡勝處福地皆伽藍雄據金碧未就風雨已侵曲房洞戶窈窕綿冪若蜂房蟻穴淫坊酒肆盡在其中然我不禁汝所造明窻淨几陳文列疏支離穿鑿分條布科不究妙義雖致天

雨花石點頭然我不聽汝所說打毒塗鼓聚那叉羣喚
波旬王說外道法毀禪破律犯戒叛道然我不議汝所
行具爍迦羅眼睛呈通身般若不立言語文字直令見
性便是二十八祖八十一師驗在目前然我不問爾所
見辨公建此緣事以何為功但得方袍中人矗整衣屨
東廡西序是箇本分人風雨有避就處寒暑有溫涼處
不必走王舍城乞食得安穩快樂有洗鉢趺坐處當餘
閑時補罅塞漏扶傾立圮為辨繼立不作末法魔見茲

豈辨志之耶劫火洞燃大千俱壞寺亦隨去辨能復之則予復能記之年月日記

九華禪寺記

九華寺權輿開山拓地約賦擬中人千金之産一列侯湯沐之奉苦營樂施不知何物老師長者無一畫篆隸可按獨有僞蜀賜書百函在以故不知所從來羣山逶迤臥龍蹲彪右揖左朝前列如几石矗矗若墉行至水窮坐觀雲起兹古人植錫處用意不凡自眉往舉武九

千涉大江自陵往凡兩舍間蹊若絲猚愁鳥悲高者去
天一握下者及地九泉天限殊勝隔離風壓其徒以律
為家私鑿戶牖若蟻穴螺贏然婦蠶息販行券責償無
一法叛俗夙僧姦人羼名猾迹以為狡穴疾數元祐丁
丑太守楊公慶基上章叩禮部請革為禪那人講詞願
得文禪師主法席使者五返然後自錦官載師以歸緇
素車騎聯沓二百里道他境縣令戒候吏惟肅未至陵
二十里太守郊迎吏卒負弩夭先驅觀者如堵舉袂生

風鉦鐃貢鏞鐘聲喍唄筌篌洞簫幡幟寶花旃檀楓香
非雲非烟廣列導前師笑曰何關道人車至門扶馬祖
百丈之規以繩下魚鼓鍧然趨凫峙王細柳號令不識
部曲猊座傳要北祖南宗杏壇崆峒此有遺風截圯截
傾爲屋六百楹輪奐離異斯事且置自無始以來我與
諸人負殺盜淫罪流浪生死震旦國土中天佛日爭先
覩之爲快哉與諸人投入牖僻自瞰以瞽況今空山蘭
陁色色三昧便有闌提宜回心以向是中無復摩登伽

女毀戒婆羅外道毀法波旬王毀道斷自文禪師始寺
有記自李某始

移癖亭記

跨鼇居士少嗜山日齎二升糒行遊蹩蹟然後返或日
忘歸巉崗嶭巇薄薄有佳處則箕踞其上居屋寢處占
蹇巒間開門逆羣山嶙巇各屹鍋鐗然鋸目不厭睊視
杯杓漿飲有嶔崖岩屘形影投其中於眉宇津津出喜
相過嵩華睥睨不忍去思築室以老是真嗜山者且成

癖疾浸久不治來阜江輙自傷其意猥入塵土拊心大恨謂前所好太俗復且嗜水引江流環官舍左右濬二渠曲折順故道洄洑混瀁激為潭瀨以洗耳以瀹腸以濯纓以澡思慮以燭鬚眉無一日不進于水所嗜愈于前而其癖滋不可治會山中客來居士貧不置酒斞水以獻又復其詞并叙所樂以詫客客辭而呼嗚嗚聲盡繼之以泣悲不自勝曰噫物之移人也若是耶子山居而癖山水居而癖水以山水病我者再矣子近市朝將

又有癖疑必甚於山水之癖山水之癖可以獨市朝之癖不可獨行且有爭之者矣爭子之癖者毀日侵譽日削憂患日益至子其不免矣其與著書聚歛者偶矣子之癖盡於是則已有不可以移矣吾出有車食有魚吾歸去有家終不能同子之癖客去居士內鑑其說因以移癖榜亭盡用其說為移癖亭記

跋

跋郭子固廉使詩後

南蠻獻夜郎故地大觀戊子遂城紀州宣和辛丑廢為
九支城廉使郭公以忠報上無遠弗屆皇華之光照耀
原隰嘗留詩九支詞語清拔字畫遒麗覽其詞以意逆
志不問識與不識皆知其為古君子也自潼川移節右
蜀以憂去官上念遠人遴選使敵再勞公行令春臨按
茂林茂方九支路尤險絶使者藜杖芒屩登陟峻阻崎
嶇至坤維盡處宣布聖上德意存撫守臣西山諸羌久
不識王人衣冠分挈部族百十為羣羅拜道左舉欣欣

有喜色仰知天子不鄙殊俗和氣達重譯湛恩溢荒陬使者謂夏持國前守純因以詩本遺之持國賡和并刻之平山館後人覽二公之作懷想名德要如峴首墮淚石有敬仆羌人亦必護念支撐之如孔明碑云

跋蜀倅程公詩後

某隱拙于兹行逾一年日食二升麥求古人所謂上策頭錢價漢針孔許事輙以經意歷歷未敢忽空山無人坐觀物化不作聲胞中則柳生左肘車軸旱雷馬蹄鬱

勃久不到耳目足以自放而使者邪伯如在某左右前後每以此自驚雖然如是要未有品題在程公辱行下邑以詩為貺詞旨捷然蓋與人以方也至目為才縣令湔拭太過便散樗癨雁不得全其生禍從始矣操刀理縵鞅張絃紛則丈錦措絓終敗迺翁事拜賜柰何殆將紉蘭茝為衣飾以琅玕襲清徵之風挽天河以自澤猶在才不才之間耳佩服無忘謹鑱諸石亦以補李氏家法云

跋蔡君謨茶錄

蔡公是本朝第一等人非獨字畫也然玩意草木開貢獻之門使遠民被患議者不能無遺恨于是宣和五年仲春既望李某題

跋瑶池命宴圖

蔭長春難老之藤據上古不化之松聆語霄之羽客朝巢蓮之隱翁今夕何夕兮送玉麟於八區鶴致羣仙之命𠫤開千歲之符五雲兮趣駕虛席兮瑶池攬海桃之

翠實粲沆瀣之明卮屬西王母薦壽不辭兮無歸

欽定四庫全書

跨鼇集卷十八　　　　宋　李新　撰

序

送陳公朝序

倚柱而笑女子之私憂以牛犒師商人之過計嘗謂食肉有大臣而女子以魯為憂憂非其職也謀國有强將而商人為鄭之計計非其職也然而非私憂過計者蓋魯亂則及身鄭亡則及家與其救末寧若救本則其智

愈遠矣禹貢梁州之域陵國最久長於秦地隸蜀於漢隸犍為魏設為州梁目為懷仁再變為隆山三變為仁壽土厚石深其民堅剛質渾宜有仁厚君子為西南之雄比日誰意士氣彫落服儒冠屨乃至造為俳語俚辭動輒嘲謗呫囁相語狋吽以争居閭闔門操方寸之觚畫一尺之紙曰吾將疵甲而毀乙亦有父兄竄定黨類更倡識者聞之各驚相視訐人陰私間人骨肉雖甚愚小人有不忍言有不敢言有不欲言者孝子慈孫蒙被

醜聲深切骨髓若人何心哉夫嘲人乃以自嘲謗人亦以自謗非刑不能懲鬼不能誅而人不能責但過惡未熟行將自及耳某生長於陵凡五世矣有俗如此其何望焉是某之私憂過計者然也足下沉毅有年有可以動人者某知之久將治新都豈無意於厚風俗政成而後歸亦豈無意於吾鄉此僕所望也亦固所願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昔人酒酣有為故鄉悲桑梓所在不得不然此其常常者足下堂有上壽親他日版輿以歸足

以卒人之孝庭下有諸孤撫字之餘足以卒人之慈傳
聞詩書使羣公子厲精足以勸人之學歲入甚羨旅人
鶊不親舊狗馬丁窮困時補其無餘足以勸人之義釀
白酒割黃鷄一觴一詠與父老相娛樂携妓登山可以
規謝公之遊插花起舞可以盡白傳之樂前日之風茍
視足下若此寧不少愧歟某少而賤知無能為而私為
憂過為計者殆必有說且出聞若人言見若人行某不
敢從若人遊決可保矣而不保吾弟吾弟猶可保也而

不能保吾子與吾孫吾子與吾孫習而熟之不免為偷薄所牽矣此正若魯女鄭商之當念也私為憂過為計將欲救本而棄末亦曰遲足下之歸足下行矣因書以誘左右者惟足下留意無忘此固所願也亦非敢望也

送蒲彥龢序

彥龢得邑資官寄聲來別且言或人誤我投之空山閒僻難進意甚不懌來遊西蜀蜀大帥尚書王公方玩辟書以招客見彥龢愜甚以詑賓從曰某不敏三世侍從

獨以士報國為王氏家法昔事左丞蒲公功業文章在古無倫此段寥落乃今於蜀見公猶子典刑具在請以家法從事遂入閣草奏以劇邑留彥龢亦歷試之吾彥龢豈病歷試然為公計則得為彥龢計則失予始聞彥龢得資官喜如尚書公得彥龢時尚書公辟彥龢予復不懌如彥龢得資官時後旬王公左遷辟書報罷予喜如初資官小邑使才者居小邑不當喜而喜是幸之者然也使尚書公門下不遂得賢士賢者不果進當不懌

而懌是嫉之者然也幸之嫉之小人之事復仇報怨不仁者之用心也予與彥龢厚善無所怨惡何幸何嫉之也幸與嫉施之他人且不可亦不敢也曷於彥龢而然也非幸之嫉之而俟之也彥龢貴遊子自負甚力舉趾甚高氣習偘然與衆人異自昔南北阮馬冀王烏衣謝城南杜貿雖到骨而青氈犢鼻終作後世譚本為張緒三年客便自風流況久得左丞之教悻悻然去之哉苟以為吾貴遊子小官小邑非才者賢者所宜淹而辱之

則資官何負此予所以樂彥龢之往也城郭侈大聚落夥實舟車輳沓宮室堂奥輪奐吾適然寄之耳民頑吏悍不難繩事之叢矌在所處皆彥龢餘事登高而賦煙雲泉石春茗秋蘭皆彥龢廳中之節時探以出平時落筆輒千言事或奪之今無事語益工造道益深矣一道人物如彥龢不在第二一道政事彥龢得第二餘人得第三堂堂諸公洗濯風裁彥龢第往施種石田亦必有生之者予昔攝官成都侯大慈鐘聽銅壺鼓挾刺以出

倒篋以歸食未下咽而戶外迹滿歲斃馬月更僕俯伏迎謁猶專傲名於世俗盃酒書劄之約一忘夙諾則橫議出矣此時所養消泯殆盡至今念之搔首不已夫辟書報罷是天以遠業資吾彥龢也予喜之者此也豈幸之嫉之者然也榮有王庠於予為德友上計稟事墨綬趨府以其餘時顧一欵之其為人如陽城元紫芝今世未有斯人予以此厚彥龢猶慮茲往他人誤君

送王井研序

西南之人老死不識海蓋不問而知其深且遠也士大夫相與言量必借海以喻水行地中其大稱黄河嘗登大伾觀其北注一望渺茫極目無際至曹仁而分為二股至歴亭而分為五股一股之漲越千萬潯滔滔而東歸宿大海纔涓流耳旦浴日而出之暮涵太陰而宅之蛟蜃之氣出沒為樓觀珠貝之光騰而上者五萬里鯤雖大鱷雖鰲鰕蚘雖微細咸受而藏之予聞濵與海隣誼夫知海為最詳故所養將有取於海也空洞陂田綽

若有容足迹所周便見涯溪此又何足為誼夫道哉誼夫堂然古丈夫峩冠據梭似不可向而悠久處喜愠莫見守研溪之民凡三年始至不增威既去不減猛四境之内譽曰聞而誼夫曰此愛我者所溢也九品之畢而晚聞相知誼夫曰此予有所未逮也凡欲求誼夫之急迫躁競不可得誼夫今去矣宦遊無定予或一到海上窮深而極遠并一測吾誼夫别後三日所養尤不可知也

送趙彥成序

東家儒者余視之蓋丈人行也冠履步武未始亡律鳴中韶灑掃蹈規譚天人性命以挈其徒訂是非於有司大抵如聚訟號先生長者尤揖讓比肩外類不爭而喧豗喔咿亦筆下多口者也其徒往往饑寒乞為市人所嗤侮然儒者終強項不恥余每念之西家之子病狂十年操刀揕遇人輒扶之刺之忘貴賤之勢耆艾之序舍者見之避席而走在輿者為下坐者為起耕者釋耒而

返行者讓畔以去退肅屏息畏之如大賓客及其捨刀
篋仰天畫地拊髀嬉遨則相與環而觀之趨趨于于如
太古時人樂以忘憂終日親之而不懌其悲而哭則噭
噭淒辛雲寒無光夜昏失色聞之者涕下沾頤謂非漆
室女即杞梁妻非阮籍窮途則唐衢憤世者也泪盡繼
之以血聲動左右天倫之機發於自然又相與哀而憐
之如放臣逐婦不得志於人間不可一日偷生而苟活
者也及其復危冒險死生之大不得與之變而況榮辱

乎是殆不足以攖拂之也某與彥成身儒行儒幾三十年矣曾未有畏之如彼狂人者親而樂之或哀而憐之或不能榮辱之如彼狂人者為人而使人敬之如大賔容親之如太古時人不得已則哀而憐之如放臣逐婦不然為有道之士而使人不能榮辱如是亦足矣旣不能強又不能弱踹跚流浪以禮發冢以詩書為姦俗學無用陳腐齒頰以盜么麼蝸國之名身被坑冠被溺羨無糝户無樞何特為市人所嗤侮時窮天阨如吾東家

丈人者不知幾千百士我其朽之人佯為瞀亂不靈不解曾不能窺西家之髣髴欲以全生欲以養真而盡年下交末路漓薄不美陸沉於俗託一廛以避世無得喪存亡則接輿箕子正是我輩人行矣吾有狂藥以酌子有狂言以詠子酒酣興作我悲則子笑我笑則子悲人其謂子狂者耶我狂者耶可以友乎其不可耶可以狂乎其未可耶得狂之名而甘心將推而不受歟

送空源二教師序

空源二教師少年跌宕長安市上酒家眠三峽誤遊蜀山如畫不歸去自厭勝處散行陋邦直饒說得雨花空中亂石點頭身蔭五色祥雲坐致八功德水亦只是箇肩板漢蠢魚經笥造成口業二教師不自知亟還大慈研精故紙鑽透牛皮正以含血淬空先觸已口若便擲筆焫疏亦未有是處在二師還委悉否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珍重珍重

送張潛夫入道序

天下事固有如此者予方外忘年張潛夫一日謝其家抵帽於地哆去革帶曰噫我五十年為愛慾紼纚投濁河洄洑苦惱坐火宅若焦若燒不知世外有清涼境豈可作底突兹彼必死因我非愛吾身與愛吾家者身非我有家亦非我有則身外之物得而有之耶且門施行馬門不自以為盖車有蘭班車不自以為盖蟬貂為冠褚皮亦冠編珠為舃其用與芒屩則同而我何牽於物姑蘇臺雷塘路聲色未窮過客悲涕保如意之安悼戾

園之恨生不及忘懐死未能瞑目而我何惓於家顧通籍祠部請作佛子習為小乗觀吾為善知識曰㪱月治因緣未熟猶不失為一等閒人安樂無事午枕鼾眠即是極樂國以無累之軀為有道之士我何苦不為所以潛夫之志如猛將摧堅有進死一尺無却生一寸前此固潛夫所病予亦病之此既潛夫所易而予所難也夫好惡得之性天不可以勉燕方丈羅鼎珍求適於口而䈉以茄為美佩蘭芷蔭華屋求居於潔而赤以溷為潔

陳尸屋下行殯道上水淫馬蹶各得遂其意予姑遂吾意明日與潛夫異者特衣服室廬耳潛夫能詩而善畫如劉奉先畫如李長吉詩讀子美歌山水幛如見奉先畫想奉先畫則知潛夫詩讀牧之序長吉集則長吉詩可槩見長吉詩可見則知潛夫畫要之不貴丹砂曾青與不作古人以經目者予往與之飲潛夫發言則坐客哄堂頭不接席則巾濡盃每每於此不凡明日潛夫不復隨我議此矣古來凡聖合并善惡多岐大慈若一雲

夢況佛不從西天來獄不從地下出潛夫潛夫勉旃勉旃珍重珍重

送宇文修撰序

望色聆音以知病之所從起此善於其事者往往能之遽謂之聖與神可乎然平處諳情高處諳理妙處不可以言傳非聖與神每每不到十全其八今不可得古人謂之下工十失三四今人之常而古人謂之愚離聖久遠各自是其法道大行則殺人愈多無刃與梃而司命

天下之人十全一二十失五六死者甘心其生者不以罪醫然則奈何夫診一臂按指寸口訂浮沉長短滑濇以窮陰陽迹陰陽以較虛實數呼吸以定所損借救以譬輕重如循榆葉如循琅玕柔如雞踐累累如鉤此其平者而謂之當治春弦如新張夏鉤如操帶秋毛如吹冬石如彈此其不治而謂之易治其甚疏者不識榆葉琅玕為何等物車蓋為何等狀古人目不見太山耳不聞雷霆以己之呼吸數人之脉至而令人流涎吐渦笑

譚不止指在魚際或在尺外而曰我善醫當吐反下當汗反吐戶外雖滿而殺人亦為不少矣閤下以文起家得時盛名久次郎曹徬徨京雒講禮太常外求民瘼者已數十年矣秋風揺寒吉服宜起天子命我莫敢告勞幸今法度嚴密紀綱維持而國朝無有受病處獨西北為憂黄河為患操方技者盈庭曾未能已此且黄河貫地中猶人之榮衛遏鄙猶四支築堤以壅疏渠以泄然後河乃安流榮衛不得其適故結而為癰潰緩而絕經

絡芻粟不繼是筋不勝將不知兵兵不知戰是骨不勝筋骨不勝則四支委矣榮衛之不適四支之委醫者之罪也閤下傳巫咸和緩之術滌腸綴腹有其藥肘後萬金反魂起癈於倉卒尋常之間彼榮衛之不適四支之委疾不至骨髓而箴砭可及閤下行矣他日聚毒以供醫事則備其一焉志之無忘

劉氏藏書序

錮鏤金鎔鈒鏞以為器繢紛玓瓅珠璣以為衣割裂紈

綺繒綃以緣體高輿大馬以驕氣囊金篋玉以矜富夜光明月名畫古皿以為耳目之玩好公卿貴家富人豪户惟恐其不盡有也然皆狐兔之藏盜賊之資僕見之多矣不如堂上有詩書牖下有史傳羅孔校孟搜揚絡韓古人竹簡今人紙軸百家九流無不備具此善蓄書者也然不肖子弟一日有無賴之遊廼父廼兄之藏遂為世俗展糶之具僕見之多矣不如善守者複壁重囊錦緣繒飾緘以縢扃以鑰輕塵無揚百年不逸此善守

書者也然吠狗不知星宸行不察里耳無聞目無見沒
齒爲腐夫頑人僕又見之多矣不如善讀者弦歌口誦
下帷杜門日與黄卷聖賢語一編數句立富貴功名往
往有不朽之餘榮而風流氣耀乃與世俗不相商較此
善讀書者也東都劉氏無他好爲布衣而所蓄與祕閣
埒是某所謂善藏書者也後之人其善守邪守不足貴
其善讀邪某西蜀隆山郡讀書人也敢告不敏某年月
日李新元應序

小一姪字革先序

伯兄之子君俞索命字以革先字之客難之曰字以飾名古今相因君俞之與革先殆不見內外将有說焉僕請畢所謂革先之意而質諸疑者曰予家三世十頃田歲時伏臘飲食祭祀冠婚慶弔於是乎出不豐不約不增不損革之者其在子也予家三世五畝宅前有廊廡後有堂奥避風逃雨於是也在不丹不刻不侈不儉革之者其在子也予家三世非富商大戶廄無駟馬廩無

多藏聲色不高器服不僭兒無觸法冒禁之遊婦無曳璣裂組之裾革之者其在子也予家三世非貧民遊手束帛可衣生産可務不可諱猶有後凶年則餘儲羅絡有親良雅素有朋舊革之者其在予也予今婿成都良家子而阜通山澤利不過數年遂為富家翁是昔之十頃田五畝宅革而為百革而為千以至於億萬予所不能知也革而為有是予所謂富商大户革而為無是予所謂貧民遊手此又予所不能知也他日予有兒兒長

無使之趨利吾聞之智而多財損其智愚而多財益其愚吾今謀舉進士第與我同志則庶幾所謂革先之字為不妄也子勉之哉勉之哉戊辰四月日叔元應序

姪革奇字謹先序

夫事至於無能勝物至於不可擬然後以奇而稱之然事奇則生怪物奇則生駭怪與駭烏足貴哉昔人有斷犀象敵虎豹者操戈横矛深入水陸父子昆弟攘臂不顧日以較獵為務且虎豹犀象何所用邪豈其皮毛齒

角世所珍重邪富家貴人玩耳悅目故虎豹犀象有死無救又有雅好山水者行及吳越佳麗清秀植足躊躇終日不去遂成其癖有愛士者見燕趙之士魁梧辨給拊髀啟口嗟惜羈紲持甚卒不及倜儻大抵目之所視耳之所聞至於怪則疑駭則惑適今吾子以奇命名矣使我為字且告之曰虎豹犀象以奇而取敗吳山水以奇而成癖燕趙之士以奇而見拘吾子將有言也言奇則招憂將有為也行奇則招辱此君所當謹也故字之

以謹先儻有大於是者亟易之而勿傳十一月日序

說

命馮氏二子名說

馮子居家自樂二雛以爲譽則非癖以爲計則非疎丁名稱之未立倏有詗於羈客於是目其大者爲元龜小者爲連壁鼓喙未畢馮子避席曰滯殼難化刳腸不疑甲蟲之類其名爲龜曷以命之者耶對曰不然覆之以祥雲貳之以神蓍巢之以美蕖浴之以清漪方斯時也

身無意於媮生輔之以載書承之以玉櫝係之以公卿之謀祓之以太史之祝方斯時也義不可以辭死鑑蟬蛻之不固區八卦以自護慼慼恩之莫忘歷三鑄而左顧元龜而軒然而呈千載之圖乎寧默然而揩四足之床乎而將獻夢於元君乎而寧曳尾於塗中乎馮子又曰荆璞則刖周璞則腊不副其實曷名連壁曰不然剞劂之以干將礲錯之以燕石淬之以虞泉裁之以鈿尺以彼之利器成此以為器者也上合日月之行下範辟

雍之水貴玉者未至而索疵者至矣禹寶一寸之晷秦捐百雉之城一則子重一則子輕連壁而欲寘盤飧以締反國之君乎欲列文箱以賜立談之士乎而將照於諸侯之車乎而寧辱於匹夫之褐乎馮子頓首敬謝不敏君子贈言飫於八珍泠然似風煖然似春請以此銘大者之縫而書小者之紳

呼盧說

善呼盧不必其勝負不善呼盧者必其勝負善呼盧者

不勝則氣平聲調顏色泰定而其財若有餘勝則氣益
卑聲益下顏色益柔而其財如藏九地之下不善呼盧
者不勝則氣烘然而怒聲蹶然而戰顏色青艴不一其
財惕惕然而匱勝則氣盈如聲蹻如顏色揚揚然而其
財如布九天之上故善呼盧者每勝不善呼盧者勝日
少負日多夫道不行於妻子妻子真勝者耶不行於一
鄉一國在不行於一國天下在不行於當年後世在孔
子善呼盧之術盖遺之子思子思死遺孟軻荀況孟軻

苟況死遺揚雄雄一不勝即大言美新他日禰衡潘岳輩腰千錢求一擲洶洶暴躁矜己傲物望塵拜人卒不得其死[illegible]擾宋之問至為人捧溺器柳宗元劉禹錫至附麗[illegible]能[illegible]有限志在必勝吁奚其貝之多也古號文人[illegible]傳者不善呼盧之徒歟大儒無敵呼盧之徒慎之矣

[library seal stamps]

謄錄監生臣鄭啟緒
謄錄監生臣尹大謙